



何塞·雷祖 (José Régio, 1901-1962) 是葡萄牙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於1927年創辦重要的文學雜誌《此刻》 (*Presença*)，隨後該雜誌成為葡萄牙二次現代主義的重要陣地，雷祖亦成為葡萄牙二次現代主義的重要人物。其代表作有詩集《上帝與魔鬼的詩》 (*Poemas de Deus e do Diabo*)、小說系列《舊屋》 (*A velha casa*) 等。

José Régio 詩十首

譯 夏簷 畫 洋小漫

詩人的訓言

朋友！努力是徒然的
生前不被接受
除非死後不再妄想
除非放棄任何港口
不求憐憫

我會告訴你們同樣的事情
昔日的愛情！
從前迷人的雙眸！
身體已臃腫 老邁 屈曲
你曾是我最好的精神靈藥

我會告訴你們同樣的事情
今天一切的人與事
已毫無意義
對上帝撒謊
空氣從身體抽離

然而為恢復一切
重燃愛火 信念 阡陌的情感
只需誦讀詩文

流下的淚珠

眼淚沒有預期
在我冰冷乾燥的臉上
慢慢地
流到嘴巴
留下淚痕
口渴！我就是口渴！
嘴唇承接淚水
然後喝下
像在牆上
滋養花朵的晨露
淚在嘴裏高歌
歌如淚般簡短
簡短的輓歌

詩人的悼詞

他的翅膀擠不進棺材
黑絲帶無法襯托
嚴肅但快樂的遺容
領帶和鞋亦然
通通拿掉！
脫掉他的漆皮鞋！
赤身裸體更顯他
如石頭或星星的身段？
把他扔進硬地
你會感覺舒服：
至少他能在死的時候呼吸！

愛 · 亡

殘忍的歌

夢裏我壓下你
慾望的軀體
忘形於
結實的肌肉

夢裏狂喜的
眼睛吸吮你
千百年來的
愁緒

夢裏貪婪的
嘴巴摘下你
玫瑰盛放的
一片片花瓣

夢裏咬噬
堅挺的乳房
直到感覺
嘔心

夢裏吸啜
光滑的子宮
至筋疲力盡
至杯中無物

夢裏打開
如雕塑的腿
幻想
是長廊

夢裏貪婪的
雙手流出熔岩
燃燒輕盈的
雙腳

慾望的軀體
放蕩妖嬈的花
別走，夢！殺了我
正如在夢裏一樣

葡國法多

法多出現
在風停下的時候
無邊際的大海和天空下
船頭
水手胸前
哀怨
哀怨

啊 美麗樂曲
鄉土 山谷
枝葉 繁花 金黃果實
看到西班牙的陸地嗎？
看到葡萄牙的沙土嗎？
淚水模糊視線

在無力的船上
從水手嘴裏
奏出悲泣的樂曲
道出撕心的慾望
乾裂的雙唇
親吻空氣 無它
親吻空氣 無它

母親，再見。再見，瑪麗亞
記下我的誓言：
我倆將步入婚禮的殿堂
或受上帝的召喚
永沉大海

一天
風停下
無邊際的大海和天空下
在別的船頭
水手唱出
一樣哀歌
一樣的哀歌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修女的輓歌

棕櫚 教堂
遵循傳統
她被高舉送來
擱在地上
手執念珠
英勇奮鬥
反抗卑劣誘惑
不從蠶食肉體 吞噬靈魂的要求
幽秘 焦慮 威嚴 不滿
完好的長袍下
飢餓嶙峋的軀幹
死於飢渴
徒勞的英雌
屍蟲 穿進無用腐朽的肉體

象聲詞

纖弱的男孩
矮小
細小，憂傷
獨自在這世上

孩子，放棄吧
他們難道會可憐你！

離開吧，孩子
世人多愚昧
放下你只能拉奏
簡單音階的小提琴

你每次的呼吸
落入塵土化作灰
tiro-liro
tiro-liro-ló

放下你的小提琴
命裏它不屬你
放棄吧，孩子
他們難道會可憐你！

纖弱的男孩
矮小
細小，憂傷
獨自在這世上
孩子，放棄吧！
只管拉奏簡單音階
tiro-liro
tiro-liro-ló

愛的詠歌

毫不羞恥
像石像 或像被征服
敞開大腿，不設防的裸體
面前是不眠的夜、晚光、月色
她休息酣睡

我的目光從她受傷的紫藍色乳頭
移至令人欲念翻騰的地方
我為何哭了？虛幻的夢
浮沉於生命的深處 邊際

淚落在她乳房上
朦朧的月亮
激情過後
照出呆板疲憊的輪廓

為我高唱那殘缺沸騰的詩歌
雙唇 聖潔 虔誠
舔嚐你沉淪的殘花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愛的頌歌

不要我說什麼 唱什麼
我沒有想法和靈魂
露出你的乳房吧
合上沉重的眼瞼
大膽用乳房把我抱緊

雙唇吸啜
舌頭的溫情粗野纏綿
裸露的身軀
纏繞在你敏感細嫩的腿間顫抖

舌頭交合
擁吻 呻吟
感受血液交織

睜開你的眼睛
我的戀人！
凝視我的雙眸 靜靜地
一絲不掛表達生命！

智慧

開始疲憊的一刻
我便活著
活著而不抱希望
來吧死亡
按上天的旨意

從前不管怎樣
總是渴望
渴望那瘋狂的夢想
從繁星到天際
到失去希望
不再因渴望而快樂

今天，我別無他想
想就有用嗎？
我明白一無所有，因為不會擁有
擁有只是空想
我只能把愛情放在神秘的遠方
來吧死亡 按上天的旨意

繁星與我何干？
她們依舊於高空閃爍